

ZXZEDSY



● 超级阔妇的覆灭

王立东

● 监狱长之死

左立平

● 黄金梦的破灭

● 三个被锈蚀的灵魂

● 精神病院里的魔影

● 虎口弱女变恶“狼”

走向罪恶的深渊

国防大学出版社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通过十年的努力，在建国以来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开辟了我党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人们的政治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逐步发展，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国防建设从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战略性的转变，军队的改革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显著改变，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社会主义的市场开始发展和发育起来，基本扭转了过去消费品严重匮乏的局面；对外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是建国以来，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我国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外国都是公认的。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经济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尤其是经过十年浩劫的沉重一击，犹如一条超载的航船，驶进了一个布满礁石的死港一样，要把它引向广阔的海面，必须冒着风险，经过曲折的航程，绕过暗礁和磕碰。改革的浪潮席卷着中国大地，人们在奋进，

经济在腾飞，如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一样，改革这一新事物的出现，也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尤其是，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少数人官僚主义严重，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无所用心，不求进取，甚至腐化堕落，栽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以权谋私，拿权力和原则作交易，把人民交给的权力当作为私利而进行交换的商品，索贿受贿，捞取不义之财，成了物质上的拜金者；一度以权经商成风，“倒爷”泛滥，官倒私倒遥相呼应，套购国家物资和紧俏商品，哄抬物价，扰乱了经济秩序，坑害了消费者；出现了一股“出国热”和“洋婚热”，有的为了达到出国目的，不惜一切代价，丢尽了国格、人格，甚至在金钱、美女的诱惑下，堕落成了间谍特务。

上述问题尽管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它污染着社会风气，玷污党和国家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了党的威信，破坏了改革、开放的声誉，直接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干扰、阻碍改革事业的完成。对这些腐败行为必须严厉打击。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最近，中央书记处又提出了保持廉洁，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问题。为更好地学习和理解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把近几年随着改革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和各种犯罪典型案例改编成册，并在每一篇的后面加了释义。目的是通过揭露那些在金钱、美女利诱下犯罪分子的罪恶事实和案例分析，以他们作为反面教员，引起人们的警惕。提醒人们在进一步深化改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发扬党的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抵制社会上的一些腐败

现象和不正之风的侵蚀，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此书在编写过程中，有关部门、领导和同志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支持，谨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本书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9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满身铜臭的新市长·····	(1)
以权谋私的秘书长一家·····	(8)
为女人而毁掉自己的“县太爷”·····	(13)
监狱长之死·····	(19)
“华谊”公司的覆灭记·····	(27)
一个贸易公司的兴衰·····	(36)
他走向罪恶的深渊·····	(55)
机密，在女人脚下泄露·····	(65)
金钱下的死囚·····	(73)
“商业巨星”的陨落·····	(80)
彩电倒爷落网记·····	(100)
“烟草大王”的罪恶人生·····	(110)
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梦”·····	(123)
黄金梦的破灭·····	(131)
“改革家”现形记·····	(139)
石榴裙下的交易·····	(146)
“超级阔妇”的覆灭·····	(155)
改革中的浊流·····	(168)
黄金铸成的手铐·····	(175)
被金钱俘虏的靈魂·····	(181)
精神病院里的魔影·····	(187)
一个少女的堕落之路·····	(194)
女工程师沦为特务分子·····	(203)
一个女演员的明星“梦”·····	(213)

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女军人.....	(220)
一个间谍的足迹.....	(233)
三个被锈蚀的灵魂.....	(240)
女留学生的“爱”与毁.....	(248)
虎口弱女变恶“狼”.....	(255)
外嫁姑娘的苦衷.....	(270)

满身铜臭的新市长

1985年5月28日上午，湖南津市市体育场聚集着上万名群众，听取对一批犯人的公开宣判。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一个身材瘦弱、一脸络腮胡子的罪犯身上。他就是津市刚刚上任不久的副市长，名叫刘松柏。

“刘松柏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法官严肃地宣读了公判词。

话音刚落，人们三三两两耳语起来，有人说：“1984年元月刚提拔起来的副市长，为了钱，丢了官，坐了牢，真不可理解。”

让我们看一看这位新上任的副市长是怎样沾上满身铜臭，走上犯罪道路的呢！

“改革就是为了多捞钱”

“恭喜，恭喜，恭喜松柏同志荣升。”1984年元月，津市宣布刘松柏为副市长，分管工交生产，凡与他熟识的人见了面都向他祝贺。

刘松柏时年43岁，曾就读于某技工学校。1980年任津市绸厂厂长、党委书记，1982年任津市经委副主任、丝绸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

在人们的恭喜之中，他不免仍感有些遗憾。其一，人事关系是到市里了，可丝绸工业公司每月一二十元的奖金没有了；其二，刚上任，组织上便叫 he 到连年亏损的绢麻厂蹲点，而比较赚钱的丝绸行业，却被别人抢走了。不过，他仍

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治一治绢麻厂这个烂摊子。

在绢麻厂，刘松柏试行厂长责任制，对车间实行承包，对工人制订各种形式的奖惩责任制，对供销人员以重奖鼓励。加上1984年出现了“绢麻热”，厂里形势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有人称赞他改革搞得不错，他暗地里对人说：“其实改革也没有诀窍，工人要多得奖金，企业也要赚钱，改革就是想办法多弄点钱就是了。”他对厂里干部和供销人员说：

“放开胆子干，只要能搞到钱，什么办法都可以。”

市长当上“采购员”

1984年上半年，有些地方刮起了“干部经商”、“搭台唱戏”、“入股分红”的歪风。刘松柏想：企业浮动了工资，机关还不动，如今物价上涨，不搞一点钱补贴补贴怎么行。他曾想做生意，但后来中央下了禁令；他才打消了经商的念头。

对金钱的欲望，始终在刘松柏脑海里萦绕。

刘松柏下班后，经常有人三三两两来串门。这个拿出高级香烟，说：“当市长的还抽这么差的烟？抽我的，抽我的。”那个说：“你市长才20级，不如我这个采购员。”还有人说：“刘市长，你如果出来做生意，保险很快就发财。”

这些话使刘松柏脑子里跳出几个形象：

某单位一个开除留用的人，出去跑生意，赚了上万元钱；

绢麻纺厂一个供销员，一年得“奖金”、“回扣”1000多元；

塑料厂一个推销员，推销塑料桶，多得2000多元；

“我一年工资不到1000元”，他感到寒酸，“市长不如采购员！”这句话铭刻在他心上了。

7月的一天，邻居钟某到刘松柏的住处说：“我们金星内衣厂是街道办的，现在没有原料，无法开工，工资也发不出。刘市长最了解我们的难处，又能帮忙，是不是帮我们搞一点原料，以应燃眉之急。”

刘松柏回答说：“你们有困难我知道，我也认识一些人，可以搞得到东西，但这不能去搞。”

钟某听刘松柏的口气，并不是“封门”，在以后的时间里见着刘松柏就讲这件事。一天，钟某又将刘松柏请到家里讲这件事，刘松柏仍然说：“由我出面，可能不好。”钟某忙接过来说：“如今社会上的事，我也明白，怎么会要您出面？您只打个电话，写个条子，一切由我去办。”接着凑近他的身边说：“事情办成，一定不忘您的好处。”说着她从床铺下拿出200元钱，塞给刘松柏。刘松柏推辞了一下，钟某说：“采购员也有活动费，你在外面也是要用钱的，拿着用吧。”

刘松柏拿了钱，当起了高级采购员。他用到长沙开会的机会，以生产急需为名，向长沙纺织品材料公司搞到涤纶加工丝5000多公斤，货由绢麻厂提回。刘松柏回津市后，就通知钟某去取货。但钟手中无钱，又由刘松柏出面说情，要绢麻厂允许先提货、后付款。这样钟某才提回2500多公斤涤纶加工丝，转手倒卖给澧县丝绸厂，获利3186元，分给刘松柏现金1100元。

“捞一把再下台也甘心”

刘松柏捞钱的迹象，被一些想利用他的人察觉到了，从此以后，就象苍蝇一样，叮上来了。

8月下旬的一天，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人，找到了刘松

柏。老头名叫何芸，原是津市金属制品厂党支部书记，现已退居二线，想做生意，捞点钱。他们找到刘松柏，拿出一封信给他看。信是广东省来的，信中说，广东南海县的一个丝厂要购买丝棉，价钱从优。这两个人对刘说：卖丝棉片和其他下脚丝，一吨可赚一二千元，是笔大生意，比做其他生意都强。

刘松柏认为这笔买卖有利可图，但又考虑自己的身份，和缫丝厂与丝绸公司的关系，只说：“我做缫丝厂厂长的工作，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其他的事我不能出面。”何云忙说：“只要你牵线搭桥，其他的事一定不为难你。”

第二天，刘松柏又打电话又写便条，以支援金属制品厂用丝下脚到广东换钢材为由，并要厂长瞒着缫丝厂的上级——市丝绸工业公司。

为了赚这笔大钱，刘松柏赤膊上阵。9月13日，刘松柏把何云、缫丝厂厂长等人找到一起，进行策划。

何云说：“刘市长不是外人，厂长与刘市长关系又好，赚了钱不会让你厂长吃亏的。”厂长沉吟了一下，说：“价格降一点，运费照顾一点，还是可以赚钱，只是货不多，怎么办？”沉默了一会，刘松柏说：“价钱不能低于绢麻厂和外贸的收购价，因为机制棉，长吐丝太少，价格低了经不起检查，要想办法把数量搞多一点。我知道，缫丝厂的仓库里下脚茧多的是，都是多年结余的帐外浮财，车间里烂汰头丝、薄皮茧到处丢，谁也不管。”厂长心领神会，提出：机制棉、长吐丝搞600公斤，开票时只开500公斤，下脚茧、薄皮茧各搞1000公斤，以薄皮茧的价格，只开1.3吨，刘松柏同意了。

这样，他们搞出了价值22125元的东西，而厂里开出收

据、发票只收款15250元，少收6875元。这还不算，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们交货给广东南海县西樵乡官山丝棉厂时，换开了金星综合公司两张发票：机制棉600公斤，单价由16000元改为18000元，下脚茧1000公斤，单价6000元，薄皮茧1000公斤，单价3000元。此外，还加收8%的管理费和包装费、出境费、力资等，共获款32294元。这当中，他们以多出货、少开票，改变品种，低进高出等手段，除开各种开销外，牟取纯利7950元，刘松柏分得赃款1817元。

多出货，少开票，这种变相的盗窃行为，刘松柏为什么要干呢？事后他坦白说：“当时我犹豫了一下，但赚钱的欲望占了上风。当时我听说市委和政府的班子又要调整。我没有大学文凭，肯定要下台，而我下台时，正好工资改革，职务工资又没有了。我想我太吃亏了，工作几十年，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得到的太少了。就拿我在缫丝厂当了5年领导来说，每天上两个班，没有加班费，也没有奖金，这次捞一把，再下台也甘心。”

“靠组织不如靠关系”

刘松柏原行政级别20级。1982年调任市经委副主任时，由于工资关系还在绸厂，机关调工资时，没有调成。1984年，他听说有文件：没有达到19级的县级干部可以调到19级，但他也没有调成，房租、水电没有补贴，比住机关房子每月多付5元多钱。他把这一切看成是组织上不关心他，逐步与组织疏远。1984年3月以来，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没有交纳过一次党费，也很少向党组织汇报思想。

另一方面，他周围的“小兄弟”们，给他送礼物，请吃饭，以致送现金。这使他认为“组织靠不住，不如靠关系”。

刘松柏认为这4000元的好处，就是“关系网”带来的。自己没费多大劲，钱就往口袋里掉。

1985年10月下旬，刘松柏从“小兄弟”们那里了解到，丝绸公司正在追查缫丝厂擅自出售原料的问题，市纪委正在检查金属制品厂来往帐目。他与缫丝厂厂长商量说：“谁问只说卖2吨丝，丝棉片、长吐丝各500公斤，烂汰头丝1吨。”他与何云商量：“要钟某把这笔帐从金属制品厂转到金星内衣厂帐上来。钟是做生意的，其他人都是帮忙的。”

刘松柏还是担心，万一事情揭露出来，身败名裂的是自己。他决心想办法缝补一些破绽。

11月12日，刘松柏去广东出差，他找到南海西樵乡官山丝棉厂的负责人，说何云卖的货出了问题，要把发票换成金星内衣厂的。他回到津市，找到钟某，请他帮帮忙，渡过难关。一要钟某亲自去广东一趟，换回发票，并当即给钟190元钱作为路费，其他用费回来再说；二要钟某的丈夫跑一趟四川，买一点丝棉片抵数。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是刘松柏以为漏洞缝补的差不多的时候，“小兄弟”们早已把他供了出来。

2月4日，刘松柏从省委体制改革学习班回来，听到这些消息，第二天向几位市委书记、市长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并交出赃款2100元。这时，他才如梦初醒，关系网中，他是最后一个坦白交待的。

就这样，一位副市长，在金钱的诱惑下，成了人民的罪人，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释 议：

刘松柏从一个副市长上任不到一年，便由“人民的公

仆”堕落为经济犯罪分子。内在原因是，他上任后，想的不是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而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好处。他羡慕的是周围的人如何“捞钱”。他对改革的理解是，“改革=捞钱”。金钱腐蚀了他的灵魂。他堕落成犯罪分子的外部条件，是不法分子的利诱，使他不牢固的思想堤坝崩溃了，一次、两次、……一发而不可收拾。

一个可能有所作为的干部被金钱打垮了，这是十分发人深思的。刘松柏的犯罪从反面告诉人们，每一名革命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建筑自己坚实的思想堤坝是何等的重要啊！

以权谋私的秘书长一家

1986年7月7日，在广东省汕头市召开了庄严的宣判大会。

站在被告席上的，是原汕头地委常委兼秘书长邢建坤及其妻子宁英。

邢建坤50多岁，中等身材，蜡黄削弱的脸，脑门上沁满了豆粒大的汗珠，一副木然的神态，似是长眠后刚醒。昔日骄横惯了的秘书长夫人，此时也脸色苍白，耷拉着脑袋，红肿的眼皮底下，两只呆滞的眼睛蒙着一层泪水，那沮丧的神情似乎在说，完了，我们全家都完了……

邢家一共6口人，3名党员，2名团员，除未谙人事的小孙女外，其余5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违法犯罪活动。人们惊讶，猜疑，到底为了什么？

患生于多欲

贪婪和强烈的物质欲，正是邢建坤一家违法犯罪之根源。

汕头是个侨乡，申请出国往港的人很多，名额却控制得较紧，一些申请者为达到目的，往往不惜一掷千金，因此，出境签证成了某些人大发横财，满足私欲的门径。邢建坤夫妇对此行情当然一清二楚。为谋取私利，邢建坤便利用任揭阳县委书记和汕头地委常委兼秘书长的职务之便，开始了权力与金钱的交易。

1976年，港商邱某找邢建坤帮助其在揭阳县的儿媳等7人迁港，邢建坤知道这意味着——一笔“大”的交易。他

不加思索，慷慨批字：“公安局，批准他的要求，如有不同意见，请面陈。”邱某一家很快得以迁港。邢建坤因此先后收受邱某港币4000余元，收录机一部。

1980年，揭阳县榕城镇居民林某，由邢建坤帮助获准迁港，抵港后因处境困难，没给邢家写信和送财礼，宁英为此大为不满，当着林某的亲戚恶狠狠地骂道：“这人无仁无义，过河拆桥。”

这话很快传到了林某的耳里，他慌忙写信到邢家，解释原因，并询问需要什么东西，宁英趁机提出要日本富士牌照相机和一套30盒的《阿波罗》录音原声带。接着又借口儿子订婚，要林代买一辆26吋凤凰牌玉蓝色女式自行车和一件高档连衣裙。至此，宁英还不罢休。1982年，当林某回汕头市探亲时，她又以乔迁新居为由，向林索取了一套高级沙发。林某由于需要邢建坤继续帮助其妻迁港，只得忍气吞声，一一照办。他原以为付出了这些物质代价，事情也该差不多了。谁知贪得无厌的宁英又借口家里的摩托车太小，要买大的，需要一笔外汇券。林某有口难言，只好又奉上港币4000元。就这样，林某先后被邢家无理索取了1万多港元的钱物。

金钱洋货的诱惑，膨胀了邢建坤夫妇的私欲，他们利令智昏，在犯罪的泥坑里愈陷愈深。他们有时不便公开索取，便想方设法通过暗示，要申请迁港人员给他们送钱、送物。在他们这样那样的启发下，一些人便利用邢家家属生日、探亲、生病和节日等作为行贿的时机，而邢家也就通过这些“合法”的途径，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大量的贿赂。

大量的受贿索贿，使邢建坤一家生活得十分阔气。到过年的时候，别人送的东西多得没法处理，但邢家宁肯让它烂掉、霉掉也不白白送给别人一点。有一次，邢家的保姆想买

一点带回家，宁英竟然说：“可以卖给你，但不能按牌价，必须按议价。”他们把收贿得来的两部收录机，一部卖给了邢建坤的一位老上级，另一部干脆拿到市场上去卖。

“上梁不正下梁歪”

邢建坤、宁英身为家长，其身不正，焉能教育好子女。在他们的恶劣影响下，其儿子、女儿、女婿也都陷进了违法犯罪泥坑。

女婿严某，是汕头外轮代理公司的业务员，这位北京外语学院的毕业生，原先，跟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一样，有一番干事业的雄心，对生活的态度也是严肃的。1979年当上邢建坤的乘龙快婿之后，他得到的不是政治上的帮助和指点，而是自私、贪婪、唯利是图的恶劣影响。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1980年初，他被派驻香港。在驻香港工作期间，宁英将经邢建坤帮助获准迁港的人以及正在帮忙中的一些人的地址统统告诉了他，要他与这些“亲朋”联系。目的何在？不言而喻。在金钱洋货的驱使下，严某一照办了。结果在邢建坤、宁英受贿案中，通过他的手接受的贿赂就有港币2500元和价值人民币3500多元的20吋日立彩电、日本富士牌照相机等物品。此外，他还自己接受了行贿人的不少款物。1981年，邢家女儿前往香港探望丈夫。这位曾经是工作努力，积极向上的共产党员，这两年在父母的影响和唆使下，也走上了追逐铜臭的道路。她到香港后，四处寻访经父亲帮助迁港的人，索取钱物。在港期间，她不仅乘车、食宿、宴请、购物、游玩等均有人陪伴，分文不花，还与丈夫一起收受了共值港币2万多元的财物。

邢建坤、宁英夫妇为捞取钱物，什么名堂，什么手段都

想得出，做得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可是，竟有三宗以儿子“谈婚”为由接受申请往港人员各种“馈赠”的事。

一次，一位姓谢的港商为活动亲属往港，假意愿将在港的女儿许配邢公子。因双方子女都不同意，当即告吹。可是邢建坤夫妇借此机缘，先后接受了谢某的港币3500元，金项链一条以及收音机、电烤炉、电风扇等一批物品。父母的所作所为，儿子耳濡目染。后来，邢公子竟也假抛绣球，大胆收起礼品来。凭借父亲的权和势，他甚至可以出面为行贿人申请迁港进行活动，从中接受贿赂。一次，他为两位申请迁港者进行活动，从中接受贿赂价值人民币700多元的礼物。他满以为其父这把“红保护伞”是万能的，岂料，1983年9月23日，这位目无党纪国法的“公安战士”，终于被戴上了手铐。

悔恨的泪水

一场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在全国范围掀起后，山雨欲来风满楼，邢建坤一家惶惶不安。宁英慑于党纪国法，一度想向组织坦白交待罪行。

“有什么好交待的！”邢建坤脸一沉，把宁英制止了。可是，多少天来，一直萦绕在脑海里的那种不祥的预感使他十分恐惧。他似乎觉得一张巨大的罗网，正在向他张开，将他严严实实地死死套住。惊慌之下，一方面，他急急忙忙召集全家密商对策，然后窜到揭阳县与他的关系网串供堵口。同时，宁英也在汕头市新兴宾馆、海滨广场等处，与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另一方面，他们倾家出动疏散赃款赃物，把港币1万多元，人民币7000多元，存款折5000多元，外汇券